



The Lives of Artists of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广州美院名师列传

迟 轲 陈儒斌 选编



花城出版社

The Lives of Artists
of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广州美院名师列传

迟轲 陈儒斌 选编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州美院名师列传

迟轲,陈儒斌编.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11

ISBN 7-5360-3602-7

I. 广...

II. ①迟...②陈...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责任编辑:詹秀敏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

(广州市滨江东路500号)

开 本 890×124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5

字 数 300,000

版 次 2003年11月第1版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602-7/I·2966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好的教授就是好的大学

——代序

迟轲

所谓名牌大学，首先是由著名的教授组成的。所以说，“好的教授就是好的大学。”

广州美术学院五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艺术人才，历届教师们功不可没。这些教师，有的受教于林风眠主持的杭州艺专；有的师承北京徐悲鸿、蒋兆和的体系；更有岭南画派的主要继承者；以及接受了鲁迅的指导又到延安投入革命洪流的艺术前辈。还有留学日本、越南和欧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的基础教学，也给许多老师以有益的滋养。可贵的是，尽管经历不同，学派不同，大家却能团结一心，建构一套新的体系，为培养一代代新的美术人才而共同奋斗。

但艺术家们又都是具有独到的个性的。独有的性格构成了独有的人生道路和艺术历程。因此，这些记录是吸引人的，其中不仅仅反映出个人的坎坷与奋斗，也折射出时代的洪流。

二十世纪，是一个风雷激荡，地覆天翻的世纪，一个迷人的世纪！

诗人普希金说过：“一切过去的事情在回忆中都是美好的。”让我们随着艺术家们的回忆，享受一次人生的盛宴吧。

2003年国庆节

目 录

好的教授就是好的大学(代序).....	迟 轲	1
沉寂的灿烂——王肇民.....	伊 妮	1
心路.....	尹国良	26
我与国画.....	关山月	47
人和艺术.....	迟 轲	69
平生最忌食残羹.....	杨之光	90
我的老师陈少丰先生.....	李伟铭	110
我的铜版画艺术道路.....	陈晓南	119
——附 怀念与追述.....	王莉莎	124
淡墨融融自有情——记陈金章.....	谭 天	129
无悔今生.....	张彤云	148
无悔的人生.....	郑 爽	165
我的回忆.....	胡一川	182
坦然的人生.....	胡钜湛	210

徐坚白的艺术道路.....	陶咏白	224
意大利留学随笔.....	梁明诚	236
与漆有缘.....	蔡克振	257
山边随笔.....	谭 畅	273
潘鹤少年日记.....	潘 鹤	288
黎雄才的艺术人生.....	翁泽文	316
后记.....	陈儒斌	331

(以主人公姓氏笔划为序排列)



王肇民档案

1908年10月出生于江苏萧县，后来萧县划归安徽。

1925年考入江苏省立徐州

第一中学。

1929年，考取（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后改名杭州艺专），校长为林风眠。在校期间参加“一八艺社”。

1932年，因参加“一八艺社”被斥令退学，由林风眠介绍转学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

1933年9月，经潘玉良介绍，进入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旁听。

1934年，为私立北京艺专教授，兼任艺术科职业学校训育主任。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萧县，为实验小学教员，新四军抗日动员委员会干事。

1942年，因父丧，请假到重庆接母妹，为国府文官处书记处书记，后被聘为燕儿洞员工子弟小学教员。

1951年2月，到武汉，任中南文艺学院素描教员。

1953年中南文艺学院、华南文艺学院、广西艺专合并为中南美专。

1958年随中南美专迁校广州，为广州美术学院教师。1962年，任副教授。

1964年到阳江、阳春参加“四清”。

1966年，调回学院参加“文革”，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下放三水南边干校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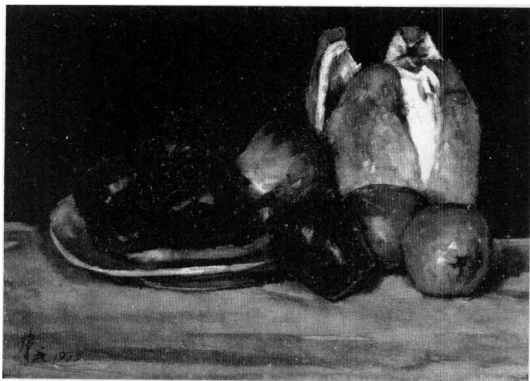
1981年，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1987年离休。被聘为广州美术学院终身教授。

2003年4月22日，在广州逝世。

沉寂的灿烂——王肇民

伊妮



■ 静物(水彩) 王肇民 作

一张特制的木几。几上，置放着一个红色的水壶，七、八个随意滚落的石榴。这些被当做静物的石榴，大概被画家画了有许多天了，已经开始枯萎、干瘪，残留下的暗红胭脂色也显得那样憔悴，真真切切地告诉人们，它们的生命中曾经燃烧过的一切热烈，已经沉寂了。可是，就在旁边，竖着一幅着笔酣畅淋漓的《静物》，令人情不自禁便要产生的惋惜、伤感、惆怅

之情马上遏止下去。画面上，那几个随意滚落的石榴，新鲜、红艳，好像得着了生命的魂儿似的，那么真实，那么有力，那么灿烂！

使这些石榴的生命升华至永恒境界的，便是这画室的主人王肇民教授。他被国际间的舆论称赞为属于徐悲鸿、林风眠等巨匠同一世系的中国十大画家之一，是当代最杰出的水彩画大师。

可是，在俗世间，好像谁人也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其实他还活着，并住在广州美术学院，上下左右，便是著名画家关山月、杨之光等人宽敞的、装璜不俗的寓所。可是，他久已习惯了沉寂，习惯了居室的简陋与寒碜。平常，他一袭布衣，足履布鞋。在笔者采访他那天，又见他在画室一隅那张用低矮的蚊帐罩着的硬木板床上酣睡。我想，只有那些一辈子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一辈子对得住自己良心，且又能随遇而安的老人，才能睡得那样坦荡、安祥——偶尔起伏的鼾声，则又像表明他傲视世间的一切污浊。这个就是即将走到人生句号面前的王肇民，一个比牛还犟的老头，一个引起过那么多争议的人，一个令许多人视而不见的人，一个纳受着人世间对他许多误解与猜疑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世界去重新正视、

重新评价的人。

一、冷藏的解冻

的确，除了圈内人士之外，外间世界压根儿不知道有一个王肇民。

有人说他一直被冷藏着，有人说他是一个被世纪遗忘了的人。倒是经常被我们咒骂的西方人独具慧眼。在世界艺术之都的巴黎，有一个名叫济安的画廊主持人，偶然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战地》杂志某一期上发现所刊登的两三幅水彩画作品，有静物有人物，构图，着笔、用色都显得与众不同，感到大为惊讶。但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人画的，就给《人民日报》社发去一信，并嘱咐将此信转交给作者本人，邀请他送作品去巴黎展览。



■ 阅读



■ 荷兰玉兰(水彩) 王肇民 作

这些水彩画的作者原来就是王肇民。

其时是1979年，王肇民已经71岁，进入人生的古稀之年了。姗姗来迟的机会使他格外珍重。当他收到《人民日报》文艺部转来济安的信后，马上复信报社：我同意展览，但作品如何寄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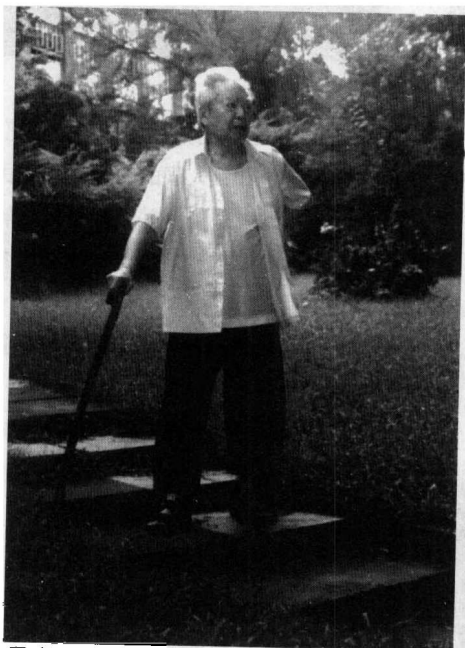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美术组很快给他回了一封信，让他向当地邮局询问。于是，他又迈动着还很硬朗的身躯，往奔波于邮局、学院党委及海关文物组之

间，获得了具有权威性的介绍信，又在海关文物组通过了检查，盖上了火漆及放行章，终于将36幅水彩画作品顺利寄出了。

“那是王先生三流的作品，好的他还没有寄出去呢。”美院油画系主任恽圻苍向我介绍当时的情况时，这样说。

但就是这批三流的作品，也已经在巴黎引起了空前的轰动。举办这次画展的是由济安主持的“巴黎—北京”画廊，王肇民是解放后第一位在欧洲举办个人画展的中国画家。下面引述几段法国巴黎的评论：

……王肇民作品展览，真的会令人感到惊讶！他是中国现在十大画家之一，



■ 校园留影

他是一位有着西方灵感的中国画家，虽然他没有离开过中国。展品中二十多幅静物写生——荔枝、玫瑰、洋葱、水果，线条出奇的准确，颜色鲜艳夺目。王肇民个人画展，是巴黎画坛的盛事，一位中国大陆画家，首次在欧洲以个人名义展出……

在中国或在国外，时常提到的问题：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究竟有多少影响？在现代文学方面，得要承认贡献不大，但在美术和音乐方面，肯定是有其隐藏的宝藏，应该让其表现，让其为外国了解。王肇民的作品，一旦被西方看到，正好可以作为西方向中国探索的桥梁……

——巴黎《解放报》1980年10月2日

……自本世纪初以来，许多中国画家选择了学习西画的道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堕入了抄袭和模仿的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以至专攻西画而不落此陷阱者寥寥无几……但中国人学西画尽管出了不少庸才和废品，然而西方美术的诱惑

力毕竟使中国得到了像徐悲鸿或林风眠那样的巨匠；王肇民就是属于这一世系的一位画家。七十岁的王肇民如今被认为是一位水彩画大师和名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贡献，对于我们也许可比对中国人更具有重要性。他赋有西方画家的视觉和想象而同时又深受中国文化和哲学思



■ 玫瑰（水彩） 王肇民 作

想的熏陶。就他对传统画笔艺术的掌握而言，也不愧为一位大师……作品《荔枝》（1979年作）、《玻璃板上的苹果》（1977年作）以及《刺桐花》（1975年作）都是上乘佳作。画家用的所有的色彩都具有水彩画这一绘画品种中所罕见的强度……我们把《中国艺术丛刊》第一期的大部分篇幅奉献给王肇民以示敬意，看来是恰当的。……

同期的《中国艺术丛刊》还刊登了著名艺术评论家米歇尔·罗克的论文《在传统与现时之间（承先启后）——画家王肇民》，赞誉王肇民是在传统与现实之间起承先启后作用的绘画大师。他还将王肇民所著的《画语拾零》译成法文，在丛刊上陆续登载。

这对于勤奋探索一辈子，度日清淡一辈子，也默默无闻一辈子的王肇民来说，犹如在黄昏的天际，涌现一抹绚丽的晚霞，燃亮了过往的一切阴霾。自是感到无比宽慰。因为这种国际间对他艺术的肯定，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艺术本身的范畴，它延伸出对他一辈子所执着的生命人格的肯定，也延伸出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好心终获好报”、“正义必得伸张”等一串古老常观念的崭新诠释。

然而，这信息反馈回古老的东方国度之后，并没有产生相同的，或说是应有的轰动效应。好像很少有人去报道，也很少有人去议论。王肇民那狭窄的蜗居中的欢娱，透不出厚厚的、冰冷的墙。很快，王肇民的水彩画又沉寂了，犹如从冰

窖中匆匆取出，让它们接受几缕极为吝啬的阳光，之后，又被冷藏了起来。

韶光匆匆，一晃十年过去。寸寸光阴，对于一介耄耋老者来说，显得比一般人



■ 思考

人更为宝贵。就在1989年，台湾隔山画馆独具眼光的主持人关怀、关兰兄妹，为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王肇民、周大集、恽圻苍等十二位教授、老师举办完油画作品展览之后，于8月间，又为王肇民举办个人水彩画展。关怀很慎

重，在拟定广告词前，曾征求恽圻苍等人的意见。恽教授回答说：“因为别人是不可攀比的，王教授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水彩画家。”广告词就这样定了下来“大陆杰出水彩大师——王肇民”。一经刊出，立即在台湾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台湾美术界，感到这个广告颇具挑战性。这王先生是何方神圣，居然斗胆如此大口气……于是，纷纷涌来参观，探个究竟。一看，果然了得！都被王肇民独具个性的水彩画艺术征服了。关怀先生说：这次，王教授的画大受欢迎，而且都得到搞美术的专业人士的青睐，这种情形，以往在画廊不多见。认为王教授果然是一个被遗忘、被冷落了的人材。第二次采访时，我在王肇民家里碰到了关先生。他正在向王肇民筹集更多的作品，打算在台南、台北等地展出，然后再去美国，决定将王肇民的作品再次推向世界艺术舞台。

同一天，王肇民又收到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来信，热情地邀请他前去讲学……不管一些人乐不乐意，即将被人遗忘了一辈子的王肇民，开始被人发现了他的价值，他那即将被人冷藏了一辈子的水彩画艺术，再次被解冻，在世界画坛上闪烁着灿烂的光彩。他的作品，其力量，其魅力，到底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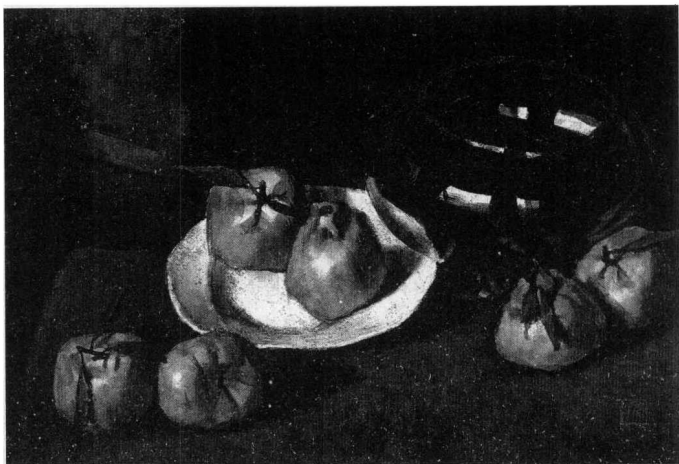
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王肇民的作品既有东方的深沉，又有西方的机智；既有

中国民族风格的含蓄蕴藉，又有西方热烈的、充满力量的光彩，也就是既赋有西方画家的视角和想象，同时又深受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熏陶，把中国画的笔法、油画的色彩（主要是近代西方野兽派的色彩）、造型的功力的诗意的境界融于一炉，创造了大量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气息的水彩作品，“其基本风貌，质朴劲直，傲骨抖擞。一种高深坚实的造型之道，一脉相承，到晚年更见笔力气势，干湿并用，峥嵘壮阔，苍韵无伦，色彩达到超凡的淡雅和出奇的浓艳，日臻完美与成熟……如简单一幅《荷花玉兰》图，纯洁的颜色，亭亭的姿态，平实稳重的构图，由然开放的生气，一种峻洁葆丽的美，去华存质，如浑金璞玉，精神内蕴而光华发越，真有不可磨灭的光彩！亦如见端人正士，庄敬目强，令人望之俨然而生敬。——这大概也是作者艺术格调所给人的一种强烈感染力量吧。”（见恽圻苍《真境通而神境生》一文）

另外，在我采访恽教授的时候，他也谈到了王肇民的素描作品：其造型能力精深强硕，总是在平凡中见奇崛，从奇僻中写出个性。即使是很丑的模特儿，也能表现出真实的、有力的、咄咄逼人的美。如果一定要拿他的素描作品与徐悲鸿相比，那么，徐先生只有在巴黎时期创作的一部份优秀素描作品，可与之比美，其他一切相比之下，都显得软弱无力。

无疑，王肇民的艺术风格在水彩、素描的美的领域里别开生面，达到了臻于完美，炉火纯青

的境界。他虽然不像别人那样有几幅叫得响的“行世杰作”，但他的所有作品，“一摆在别人的作品之中，就会像钻石那样闪光”。这固然与他早年曾先后就读过杭州艺专、



■ 桔子（水彩）王肇民 作

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南京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专门接受西洋画和中国画的训练，和得到一代名家的教育启蒙有关，但更与他自身的人格、画格的日臻自我完善有关。

只有现在这个王肇民，才能便艺术达到如此高超、奇妙的境界。换句话说，王肇民如不具备如此的人格、画格，便没有了今天的王肇民艺术。”著名画家林壖曾经多次这样说。

二、诗与画论——人格与画格的自我完善

广州美术学院的一些教授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认为王肇民的人格与画格一样高，他应该出四种书。第一种是水彩画集，分上下册，上册包括1987年以前及他早期创作的作品，下册收入1987年以后的创作。第二种是素描集，第三种是诗书集。他将自己一生各个时期的诗词用毛笔抄写得非常整洁、漂亮，出版时应该用影印的形式。让它们保持着诗词与书法完美结合的艺术风格，最后一种书是他的《画语拾零》，这是王肇民发表艺术见解的专论。这四种书。将为中华民族提供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

由此可见，诗词创作在王肇民一生的艺术活动中，占去一个相当重要位置。作为一个文人雅士，王先生没有这类人常染的抽烟、喝酒、饮茶、打牌及收藏古董、文物等等嗜好，一生唯独醉心于诗词，而且是古典诗词。撇开他的西画不论，王肇民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人，常常以诗言志，有感而发，至今已积累下五卷之规模。偶有闲暇，便捧卷诵读，玩味不已。被广东省诗界头面人物认为是目前本省古典诗词写得最好的一个人。其诗卷亦被看作是他人人生沧桑历程的真实记录与写照，但我认为同时也是他生命人格的自我追求、自我完善的自白与宣言。

王肇民在他的诗草卷一中的《穗序》中这样写道，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以父丧赴渝，为燕儿洞国民政府文官处员工子弟小学教师，羁留难返者六年，客情萧索，每以吟咏自遣，遂成癖好。解放以来，由宁至汉至穗，为广州美院教授，授课之余，依据于生活激刺，借助于名作启发，边读边写，凡耳目所接，心神所感，虽多寄情于画，而于诗亦未敢稍忘，画写形以志所见，诗言志以志所想。然皆归

根于真，崇真尚实，惟性情之所至，触乎事物，发乎胸臆，依乎格律，成乎章句，无无病呻吟之声，绝阿谀奉承之语，率意书怀，无所避忌。”

在一般的革命者看来，抗日战争烽火连天，国家将亡，匹夫有责任，热血男儿当志在前方，抛头颅、洒热血，作气壮山河之举才是。但已经在家乡安徽萧县参加了三、四年抗日战争的王肇民，一听到父亲在重庆病故、母妹疾病缠身的不幸消息，忍不住让真实的人性自然流露。羁縻止马，作孝子情深；在即将离别爱妻赴渝时，写下《凤凰台上忆吹箫》：

瓦上霜青，檐前月小，夜凉已是深秋。
绣枕斜凭。晚妆倦梳头。母病江城应往。奉
汤药，朝夕分忧。伤心处，抛君独去，别
泪先流。休休。拨灯强起。边检点行装。边
动离愁。潮阳关声咽，梦断秦楼。一任香
消骨瘦，乱出残照古渝州。明朝路。西风
细马。不忍回眸。（卷三）



北京老人（水彩）王肇民 作

在重庆6年的羁旅愁怀之际，他也极少作热烈的、高亢的“呐喊”，而将对故国山河无限眷念的汹涌思潮，遏止为涓涓细流，从心中汨汨流出，较之一切慷慨激昂的吟唱，别有一番深情。如《题李可染水村图》：

君来巴蜀群山地，偏画江南水国图。

写到堤边杨柳处，应牵旧梦到西湖。（卷一）

他在《自顾》中，曾这样表述自己的心迹：

自顾非鬼神，不能祸福人，人亦不敬我，来借酒一搏。鬼神坐殿上，足不履埃尘，善男和善女，罗拜满庭阴。谁不慕权贵，谁不羞贱贫，请安须及早，上寿宜多金。久之得余沥，荣华及其身。官职虽云小，气势日以熏。跃跃众庶上，卓犖似不群。吾闻扬子云，不识卿相尊。为文笑覆瓿，为官如积薪。家贫无僦石，身死无棺窆，落落千载后，德业有余馨。（卷二）

如果说，此诗已含蓄地表白了他对自我生命人格的追求。那么，在《老松为大雪压弯吟》一诗中，他借景抒情，将自己凛然不可侵犯的铮铮傲骨及其坚定的人生信念鲜明地表达了出来：

大雪六七日，河山一色和。堆积上高松，累络满肩荷。枝柯苦力撑，声涛已停播。所恃筋骨强，鳞甲只微破。杈桠龙虎姿，头垂几欲卧。风日解闲厄，如钟始纷堕。铁脊虽云弯，庶免压折祸，颜色益青苍，气势复巍峨。既承雨露滋，岂无冰雪挫，来日挺高标，犹可拿云过。（卷二）

像类似的诗，在诗草中还有许多。王肇民在向我谈到他的诗时，曾经这样说过：我这个人，也封建，但不多。我的诗，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率性任情，也不管什么封建不封建。在艺术上某些东西，必须离经叛道、违法乱纪，才能写出真实的东西。



■ 读书

这在王肇民的著作《画语拾零》中，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一如他作诗写的是古典诗词那样，王肇民在表述他的艺术观、美学观时，也继承了中国历代属于论文一类的、由片断画评、画法和作品鉴赏组成的“画语”传统，将他几十年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教学经验。以及

艺术、美学的研究心得，汇集成书，由《美术》杂志、巴黎《中国艺术丛刊》相继发表并由湖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现任广东省博物馆馆长，知识渊博的学者王贵忱先生披阅完王肇民的《画语拾零》之后，曾对美术学院的老师叹谓：在中国近代、现代的画论中，只有三个人写得是最好的，其中有黄宾虹，还有一个就是王肇民。他“知前人之所未知，言前人之所未言，是难能可贵的。”画家林墉甚至将其概括为“超前的艺术意念。”它为什么能赢得知音，为什么能赢得有识者（尽管目前还寥若晨星）的交口赞誉？王肇民本人说得最率直不过了：我的画论，都是跟别人唱反调的。别人瞧不起我，我也瞧不起别人。我对他们毫不客气，想批就批。所以，也令到许多人头痛！



■ 老人(水彩) 王肇民 作

从他这番怨愤、充满了火药味儿的话中，不难见出王教授是在怎样艰难困苦的处境中，保持气节、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将自己对艺术精僻、独到的见解坚持下来。纵观《画语拾零》，他“离经叛道、违法乱纪”的论述主要

表现在，他坚持“形是一切”，崇尚“真实即美、有力即美”，重视积累与锤炼对于创作的关系，倡导人格与画格的统一。等等。

其实，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艺术理论中一个老生常谈的命题，有人认为内容决定形式，有人认为形式本身便存美感。不过，中国受苏联早期艺术理论的影响，将“内容决定形式”这一美学主张引进而成为正统的理论，乃至上升到“政治”的吓人高度，于是，压抑式的投降取代了学术自由讨论的空气，难免使为数不少的艺术家与理论家人云亦云。在这种情形之下，王肇民将“形是一切”作为一个口号提出，较之西方的美学家温雅地提出的“美是意味的形式”或“纯形式美”，更加显得大胆而热烈。王肇民说：内容决定形式的说法是错误的，内容是有阶级性的，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内容是作者根据一人一事，一时一地，甚至一刹那之间具体生活的感受形成的，形式是自然规律的和生活规律的抽象的概括，是艺术工作者世代集体创造的，是千百年形成的。如中国的敦煌壁画，及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画，其宣扬佛教及基督教的内容是许多人不会苟同的，但它们的形式留传了下来，至今还使我们激动、喜爱！

王肇民还对“形是一切”作出具体的说明，“形是一切”，这“一切”包括：①人物的精神状态，如喜怒哀乐爱恶欲的差别，完全是被形的差别决定的。②人物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如男女老少，贫富贵贱的差别，完全是被形的差别决定的。③历史上和国际上各家各派的艺术形象，如一件作品，是属于某家某派，